

# 谈小说



# 中 周 叢 書

陶百川著：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（七版）

每冊一百元 寄費加一成

朱光潛著：談修養（二版）

每冊一百四十元 寄費加一成

蔣星德著：中國四大政治家評傳（二版）

每冊一百二十元 寄費加一成

陶百川主編：蔣主席的生活和生計

---

中 周 出 版 社

重慶民生路二六三號附一號二樓

## 中周百科叢書編輯宗旨

(一) 本叢書之宗旨，在於將人生必需之知識技能，以最經濟的方法，(包含文字的經濟，紙張的經濟和價格的經濟)，供給一般讀者。

(二) 本叢書暫分下列十類——哲學、文學、科學、政治、經濟、法律、社會、史地、技術、人物。第一期兩百種，分爲八輯，每輯二十五種。於民國三十四年中出齊。(第一輯已於三十三年九月出版)。

(三) 本叢書材料之來源，一爲特撰及特譯，二爲古書及絕版書之提要或註釋，三爲時論之有系統的整理等。一項材料約佔全部半數以上。

(四) 讀者對本叢書之觀感及興趣，極爲同人所欲知，擬請不吝賜告，以資改進之參考。讀者如有合於本叢書宗旨及體例之新舊注構，惠寄本叢書編輯部接洽出版，同人竭誠歡迎；如不合用，則當掛號璧返。

# 談小說——目次

一、談短篇小說

二、談白話小說

三、談下等小說

四、談通俗小說



(一)「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」。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，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「橫截面」，數了樹的「年輪」，便知道這樹的年紀。一人的生活，一國的歷史，一個社會的變遷，都有一個「縱截面」和無數「橫截面」。縱面看去，須從頭看到尾，纔可看見全部。橫面截開一處若截在要緊的所在，便可把這個「橫截面」代表這個人，或這一國，或這一個社會。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，便是我所謂「最精采」的部分。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「側面剪影」(Silhouette)用紙剪下人的側面，便可知道是某人。(此種剪像曾風行一時。今雖有照相術，尚有人爲之。)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，便是我所謂「最精采」的方面。若不是「最精采」的所在，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，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。

(二)「最經濟的文學手段」。形容「經濟」兩個字，最好是信用宋玉的話「增之一分則太長，減之一分則太短；着紛則大白，施朱則太赤。」須要不可增減，不可塗飾，處處恰到好處，方可當「經濟」二字。因此，凡可以拉長演作章回小說的短篇，不是真正「短篇小說」；凡敘事不能

「情不能能滿的短篇，也不是真正『短篇小說』。」

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，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。世間所稱短篇小說，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，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，決沒有不俱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。

如今且舉幾個例。西歷一八七〇年，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，後來法國大敗，巴黎被攻破，出了極大的賠款，還割了兩省地，纔能講和。這一次戰爭，在歷史上，總叫做普法之戰，是一件極大的事。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，必定要上溯兩國開戰的遠因，中記戰爭的詳情，下尋戰與和的影響；這樣記去，可滿幾十本大冊子。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，使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。我且不舉別人，單舉

Daudet 和 Man Lescaut 兩個人為例 Daudet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，有許多種。我會寫出一種叫做『最後一課』。全篇用法國割給普魯士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口氣，寫割地之後，普國政府下令，不許再教法文法語。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文的『最後一課』。一切割地的慘狀，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，口中寫出。還有一種，叫做『柏林之圍』，寫的是法皇拿

破希第三出兵攻普魯士時，有一個曾在拿破崙第一麾下老兵官，以為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，所以特地搬到巴黎，住在凱旋門邊，準備着看法兵「凱旋」的大典。後來這老兵官病了，他的孫女兒天天假造法兵得勝的新聞去哄他。那時普魯士的兵已打破巴黎，普兵進城之日，他老人家聽見軍樂聲，還以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凱班師呢！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，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恥，兩兩相形，真可動人。

Zola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也有多種。我曾譯他的「二漁夫」寫巴黎被圍的情形，却都從兩個酒鬼身上着想。還有許多篇，如「三」，「三」之類，（皆未譯出）或寫一個妓女破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，或寫法國內地村鄉裏面的光棍，乘着國亂，設立「軍政分府」，作威作福的怪狀，……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後的種種狀態。這都是我所說的「用最經濟的手腕，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片段，而能使人充分滿意」的短篇小說。

短篇小說的定義既已說明了，如今且略述中國短篇小說的小史。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，自然要數先秦諸子的寓言了。「莊子」「列子」「韓非子」「呂覽」諸書所載的「寓言」，往往有用心結構可當短篇小說之稱的

今舉二例，第一例見於「列子」，「湯問篇」：

太形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萬仞，本在冀州之南，河陽之北。

北山愚公者，年且九十，而山而居。懲山之塞，出入之迂也，聚室而謀曰：「吾與汝輩力平險，指通豫南，達於漢陰，可乎？」雖然相許。其妻獻疑曰：「以君之力，曾不能損魁父子之丘，如太形王屋何？且焉得土石？」雜曰：「投諸渤海之尾，穩土之北！」

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，叩石墾壤，箕畚運於渤海之尾。隣人京城氏之孀妻，有遺男，始龀，跳往助之。寒暑易節，始一返焉。

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：「甚矣汝之不慧！以殘年餘力，曾不能毀山之

一尾，其如土石何？」

北山愚公長息曰：「汝心之固，固不可徹，曾不若孀妻弱子！雖我之死，有子存焉。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孫。子子孫孫，無窮匱也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」

河曲智叟亡以應。

操蛇之神聞之，懼其不已也，告之於帝。帝感其誠，命夸娥氏二子負

二山，一厝湖東，一厝雍南。自此冀之南，漢之陰，無隴斷焉。

這篇大有小說風味。第一，因為他要說『至誠可動天地』，却平空假造一段太行王屋兩山的歷史。第二，這段歷史之中，處處用人名，地名，用直接會話，寫細事小物，即寫天神也用『操蛇之神』『夸娥氏二子』等私名，所以看來好像真有此事，這兩層都是小說家的家數。現在的人一開口便是『某生』『某甲』真是不會懂得做小說的ABC。

第二例見於莊子無鬼篇：

莊子送葬，過惠子之墓，顧謂從者曰：罪人擊漫其鼻端，若蠅翼，匠石斲之。匠石運斤成風，應而斲之，盡舉而鼻不傷。罪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，『嘗試為寡人爲之。』匠石曰，『臣則嘗能斲之，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！』自夫子（謂惠子）之死也，吾無以為質矣！吾無與言之矣！

這一篇寫『知己之感』，從古至今，無人能及。看他寫擊漫其鼻端若蠅翼，寫『匠石運斤成風』，都好像真有此事，所以有文學的價值。看他寥寥十七個字，寫盡無限感慨，是何等『經濟的』手腕！

自漢到唐這數百年中，出了許多雜記一體的文章，却都不配稱短篇小說。最下流的如「神異傳」和「搜神記」之類，不用說了。最高的如「世說新語」，其中所記，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，却没有短篇小說的體裁。例如下舉的幾篇：

(一)桓公(溫)北征，經金城，見前為琅琊時種柳，看已十圍，慨然曰：「木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」攀枝執條，泫然流淚。

(二)王子猷(徽之)居山陰，夜大雪，眠覺開室，命酌酒，四望皎然。因起徬徨，詠左思招隱詩，忽憶戴安道。時戴在剡，即夜乘小船就之。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。王曰：「吾本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！」

此等記載，都是揀取人生極精采的一小段，用來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，所以我說「世說」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。只是「世說」所記都是事實，或是傳聞的事實，雖有剪裁，却無結構。故不能稱做短篇小說。

比較說來，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到陶潛的「桃花源記」這篇文字，命意也好，布局也好，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。此外，

必須到韻文中去找短篇小說了。韻文中「孔雀東南飛」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說，記事言情，事事都到。但是比較起來，還不如「木蘭辭」更爲「經濟」。

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，只用「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」十個字；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，却用了一百多字。十個字記十年的事。不爲少。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，不爲多。這便是文學的「經濟」但是比較起來，「木蘭辭」還不如古詩「上山採蘼蕪」更爲神妙，那詩道：

上山採蘼蕪，下山逢故夫。長跑問故夫：「新人復何如？」「新人雖言好，未若故人姝。顏色類相似，手爪不相如。新人從門入，故人從閣去。新人工織縑，故人工織素。織縑日一匹，織素五丈餘。將縑來比素，新人不如故。」

這首詩有許多好處。第一，他用八十個字，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，使人可憐被逐的「故人」，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，想靠着老婆發財的「故夫」。第二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事，却不用從頭說起；不用說「某某，某處人，娶妻某氏，甚賢；已而別有所愛，遂棄前妻而娶新歡。……」

是例等「經濟的手腕」！是何等「精采的片段」！第三，他只用了「上山採蘼蕪，下山逢故夫，」十個字，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，被棄之後，非常貧苦，只得挑野菜度日。這是何等神奇手段！懂得這首詩的好處，才才可談「短篇小說」的好處。

到了唐朝，韻文散文中都有很好的短篇小說。韻文中，杜甫的「石壕吏」是絕好的例。那詩道：

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；老翁踰牆走，老婦出門看。吏呼一何怒！婦啼何一苦！聽婦前致詞：「三男鄴城戍，一男附書至，二男新戰死。生者且偷生，死者長已矣。室中更無人，惟有乳下孫，有孫母未去；出入無完裾。老嫗力雖衰，請從吏夜歸，急應河陽役，猶得備晨炊。」夜久語聲絕，如聞泣幽咽。……天明登前途，獨與老翁別！

這首詩寫天寶之亂，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，不插一句議論，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徵兵之制的大害，百姓的痛苦，壯丁死亡的多，差役長人的橫行。一一都在眼前，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，別

的更可想而知了。

白居易的「新樂府」五十首中，儘有很好的短篇小說。最好的是「新豐折臂翁」一首。看他寫「是時翁年二十四，兵部牒中有名字，夜深不敢使人知，偷將大石捶折臂，」使人不得不發生「苛政猛於虎」的思想。白居易的「琵琶行」也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。白居易的知處，只因為他有點迂腐氣，所以處處要把做詩的本意來做結尾；即如「新豐折臂翁」篇末加上「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」一段，便沒有趣味了。又如「長恨歌」一篇，次用道士見楊貴妃，帶來信物一件寫作主體。白居易做了這詩，心中却不信道士見楊妃的神話；所以他不但說楊妃所在的仙山「在虛無飄渺中，」還要先說楊妃死時「金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，」竟直說後來「天上」帶來的「鈿合金釵」是馬嵬坡拾起的了。自己不信，所以說來便不能叫人深信。人說趙子昂畫馬，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。做小說的人，也要如此，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設身處地，體貼入微，做短篇小說的人，格外應該如此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短篇小說要記所挑出的「最精

上中實主內妙慧。若帶點迂氣，處處把本意點

破，便是把書中事實作一種假設的附屬品，便沒有趣味了。

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，好的却實在不多。我看來看去，只有張說的一「虬髯客傳」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說。「虬髯客傳」的本旨只是要說「真人之興，非英雄所冀。」他却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，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，寫到正熱鬧處，忽然寫「太原公子褐裘而來，」遂使那位野心豪傑絕心於舊國，另去海外開闢新國。這種立意布局，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。這是第一層長處。這篇是歷史小說。凡做歷史小說，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，却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。全用歷史的事實，便成了「演義」體，如「三國演義」和「東周列國志」，沒有真正小說的價值。（「三國」所以稍有小說價值者，全靠其能於歷史事實之外，加入許多小說的材料耳。）若違背了歷史的事實，「岳傳」如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平金國，雖可使一班愚人決意，却又不成「歷史的」小說了。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，造成一些「似歷史又非歷史」的事實，寫到結果却又不違背歷史事實。如法國大仲馬在「俠隱記」，（商務出版）譯者君朔，不知是何人。吾以「近年譯西洋小說當以君朔所譯諸書為第一。君朔所用白話全非鈔襲舊小說的白話。」

乃是一種特創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。其價值高出林紆百倍。可惜世人不會賞識。寫英國暴君查爾第一世爲克林威爾所囚時，有幾個俠士出了死力百計想把他救出來，每次都到將成功時，忽又失敗；寫來極熱鬧動人，令人急煞，却終不能救免查爾第一世斷頭之刑，故不違背歷史的事實。又如「水滸傳」所記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實。「水滸傳」所寫宋江潯陽江上吟反詩，寫武松打虎殺嫂，寫魯智深大鬧和尙寺等，……等事，處處鬧熱煞，却終不違歷史的事實。（「萬曆志」便違背歷史的事實了。）「虬髯客傳」的長篇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，把「歷史的人物」（如李靖、劉文静、唐太宗之類。）和「非歷史的」人物（如虬髯客紅拂是）穿插夾混，叫人看了竟像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。但寫到後來，虬髯客飄然去了，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，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。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，更是「虬髯客傳」的第二層長處。此外還有一層好處。唐以前的小說，無論散文韻文，都只能敘事，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。「虬髯客傳」寫虬髯客極有神氣，自不用說了。就是寫紅拂李靖等「配角」也都有其的神情風度。這種「寫生」手段，便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。

有這三層長處，所以我敢斷定這篇「虬髯客傳」是唐代第一篇「短篇小說」。宋朝是「章回小說」發生的時代。如「宣和遺事」和「五代史本話」等書，都是後世「章回小說」的始祖。「宣和遺事」中記楊志賣刀殺人，晁蓋等八人路劫生辰綱，宋江殺閻婆惜，諸段，便是施耐庵「水滸傳」的稿本。從「宣和遺事」變成「水滸傳」，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進步。但宋朝是雜記小說極盛的時代，故「宣和遺事」等書，總脫不了「雜記體」的性質，都是上段不接下段，沒有結構布局的。宋朝的雜記小說頗多好的，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。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布局的；是用全副神氣精力貫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實上的。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，西記一段，如一盤散沙，如一篇零用帳，全無局勢結構的。這個區別，不可忘記。

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，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。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「今古奇觀」作代表。「今古奇觀」是明末的書，大概不全是「一人」的手筆。（如杜十娘一篇，用文言極多，遠不如賣油郎。似出兩人手筆。）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，大要可分兩派：一是演述舊作的，一是自己創作的。如「吳保安家贖友」，一篇全是演唐人的「吳保安傳」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。

罷了。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。「水滸」所以比史記更好，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。「水滸」所以比「宣和遺事」更好，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。從唐人的吳保安，變成「今古奇觀」的吳保安；從唐人的李洪公，變成「今古奇觀」的李洪公；從漢人的伯牙子期，變成「今古奇觀」的伯牙子期——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，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。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，如「賣油郎」、如「洞庭紅」、如「喬太守」、如「念親恩孝女藏兒」，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。依我看來，「今古奇觀」的四十篇之中，布局以喬太守為最工，寫生以賣油郎為最工。喬太守一篇，用一個李都管做全篇的綫索，是有意安排的結構。賣油郎一篇寫秦重、花魁娘子、九媽、四媽，各到好處。今古奇觀中雖有很平常的小說，（如「三孝廉」、「吳保安」、「羊角哀」諸篇。）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，已大有進步了。唐人的小說，最好的莫如「虬髯客傳」。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，容易見長。「今古奇觀」中大多數的小說，寫的都是些瑣細的人情世故，不容易寫得好。唐人的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。（如「虬髯客傳」、「紅綫」、「聶隱娘」諸篇。）「今古奇觀」中如「賣油

郎」、「參差傳」、「喬太守」、「孝女藏兒」，他近於寫實主義了。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，變成白話的「今古奇觀」，寫物寫情，都更能曲折詳盡，那更是一大進步了。

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，發達不久，便中止了。中止的原因，約有兩層：第一，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，做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刪改，合成長篇。如「儒林外史」和「品花寶鑑」名爲長篇的章回小說，其體裁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。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，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。第二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，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。如「虞初新志」、「虞初續志」、「聊齋志異」等書裏面，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。比較看來，還該把「聊齋志異」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。「聊齋」裏面，如「續黃梁」、「胡四相公」、「毒梅」、「促織」、「細柳」諸篇，都可稱爲短篇小說。聊齋的小說，平心而論，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。蒲寫給雖喜說鬼狐，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，於理想主義之中，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。這實在是他的長處。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。到了後來，那些學聊齋的小說，更不值得提起了。

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，都是由長趨短，由繁多趨簡要——「簡」與「略」不同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「由略而詳」的進步，並無衝突。——詩的方面，所重的在於「寫情短詩」，(Lyric Poetry)或譯「抒情詩」。(像 Homer, Milton, Dante 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，幾乎沒有人做了；就有人做，(十九世紀尙多此種)，也很少人讀了。戲劇一方面，莎士比亞的戲，有時竟長到五齣二十幕，(此所指乃 Tragedy 也，後來變到五齣五幕；又漸漸變成三齣三幕；如今最流行的是「獨幕劇」了。小說一方面，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，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。長小說如「War and Peace」的「戰爭與和平」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。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，寫情短詩，獨幕劇，短篇小說，這三項，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。這種趨向的原因，不止一種。(一)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，時間越寶貴了，文學也不能不講究「經濟」；若不經濟，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，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。(二)文學自身的進步，與文學的「經濟」有密切關係，斯賓塞說：「論文章的方法，千言萬語，只是「經濟」一件事。」文學越進步，自然越講求「經濟」的方法。有此兩種原因，所以世界

的文字都趨向這三種。是謂「經濟」。今日中國的文學，最不講「經濟」。那些古文家和那「聊齋濫調」的小說家，只會記「某時到某地，遇某人，作某事」的死賬，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瑣屑節目的。那些長篇小說家又只會做那無窮無極「九尾龜」一類的小說，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，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。若要救這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，——不可不提倡真正的「短篇小說」。

## 談白話小說

這五十年內的白話小說出的真不在少數！為討論的便利起見，我們可以把他們分作南北兩組，北方的評話小說，南方的諷刺小說。北方的評話小說可以算是民間的文學，他的性質偏向為人的方面，能使無數平民聽了不肯放下，看了不肯放下；但著書的人多半沒有什麼深刻的見解，也沒有什麼濃厚的經驗。他們有口才，有技巧，但沒有學問。他們的小說，雖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了，可惜沒有我，所以只能成一種平民的消閑文學。「兒女英雄傳」、「七俠五義」、「小五義」、「續小五義」……等書，

屬於這一類。南方的諷刺小說便不同了。他們的著者都是文人，往往是有思想有經驗的文人。他們的小說，在語言的方面，往往不如北方小說那樣漂亮活動；這大概是因為南方人學用北部語言做書的困難。但思想見解的方面，南方的幾部重要小說都含有諷刺的作用，都可以算是「社會問題的小說」。他們既能爲人，又能爲我。「官場現形記」、「老殘遊記」、「二十年目擊之怪現狀」、「恨海」、「廣陵潮」……都屬於這一類。（南方也有消閑的小說如「九尾龜」等）。

我們先說北方的評話小說。評話小說自宋以來，七八百年，沒有斷絕。有時民間的一種評話遇着了了一個文學大家，加上了剪裁修飾，便一跳升做第一流的小說了。（如「水滸傳」）但大多數的評話，如「楊家將」、「薛家將」之類，——始終不曾脫離很幼稚的時代。明清兩朝小說最發達的時期，內中確有好幾部第一流的文學。有了這些好小說做教師，做模範本，所以民間的評話也漸漸的成個樣子了，漸漸的可讀了。因此，這五十年的評話小說，可以代表評話小說進步最高的時期，當同治末年光緒初年之間出了一部「兒女英雄傳評話」，此書前有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的序，

看是借託的。雍正的序內提起「紅樓夢」，不知「紅樓夢」乃是乾隆中年的作品！故我們據光緒戊寅（一八七八）馬從善的序，定爲清宰相勒保之孫文康（字鐵仙）做的。文康晚年窮困無聊，作此書消遣。序中說「昨來都門，知先生已歸道山，」可知文康死于同治光緒之際，故我們定此書爲近五十年前的作品。「七俠五義」初名「三俠五義」，又名「忠烈俠義傳」，今本有俞樾的序，說曾聽見潘祖蔭稱贊此書，「雖近時新出而頗可觀，」俞序作於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，故定爲五十年中本作品。此書原著者爲石玉崐，但今本已是俞樾改動的本子，原本已不可見了。石玉崐的事蹟不可考，大概是當日的一個評話大家。又有「小五義」一部，刻於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；「續小五義」一部，刻於同年的冬間。此二書據說也都是石玉崐的原稿，從他們的門徒處得來的。「續小五義」初刻本，尙有潘祖蔭的小序，說他指俸餘三十金幫助刻板。這也可見當日的一種風氣了。「續小五義」之後，近年來又出了無數的續集，此外還有許多「公案」類的評話，但價值更低，我們不談了。

「女兒英雄傳」的著者雖是一傳八旗世家，做過道台，放過駐藏大臣

，但他究竟是一個迂陋的學究，沒有見解，沒有學問，這部書可以代表那  
「儒教化了的」八旗世家的心理。儒家的禮教本是古代貴族的禮教，不能  
給平民試行的。滿洲人入關以後，處處模倣中國文化，故宗室八旗的七族  
居然承受了許多繁縟的禮節。我們讀「紅樓夢」，更可以看見賈府雖是淫  
亂腐敗，但表面上的家庭禮儀却是非常嚴厲。一個賈政是儒教的絕好產  
兒。「兒女英雄」傳更迂腐了。書裏的安氏父子、何玉鳳、張念鳳，都是  
迂氣的結晶。何玉鳳在能仁寺殺人救人的時節，忽然想起「男女授受不親」  
的聖訓了！安老爺在家中捉到強盜的時候，忽然想起「傷人乎？不問馬  
」的聖訓了！至於書中最得意的部分——安老爺勸何玉鳳嫁人一段——  
更是迂不可當的綱常大義。我們可以說，「兒女英雄傳」的思想見解是沒  
有價值的。他的價值全在語言的漂亮俏皮，談諧有味。讓人最會說話；前  
有「紅樓夢」，後有此書，都是絕好的記錄。「兒女英雄傳」有意模倣評  
話的口氣，插入許多「說齊人打岔」的話，有時頗討厭，但有時很多談諧  
的意味。例如能仁寺的兇僧舉刀要殺安公子時，忽然一個彈子飛來，他把  
身上擲，誰想他的身子擲得快，那白光來得更快，嘆的一聲，一個鐵彈子

正着在左眼上，那東西進了眼睛，敢是不住要站。一直的奔了後廊，利子的腦瓜骨，咯噔的一聲，這總站住了。……肉人的眼珠子出，要刺上這等一件東西，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。只疼得吱吱一聲，往後便倒。噹啷啷，手裏的刀子也扔了。那個三兒在旁邊，正跌跌的望着利子的胸膜子，要看着這回刀尖出彩，只聽咕咚一聲，他師傅跌倒了。嚇了一跳，說：「你老人家怎麼了？這輩是使猛了勁，岔了氣了；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波？」——一轉身，毛着腰，要把那銅鑼子放在地下，好去攙他師傅，這個當兒，又是照前嘆的一聲，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裏打進去，打了個過腔兒，從右耳朵眼兒裏鑽出來，一直打到東邊那欄腰柱上，吧拉的一聲，打了一寸來深，進去嵌在木頭裏邊。那三兒只叫得一聲「我的媽呀！」——「鏗！」把個銅鑼子扔了，——「咕咕！」也窩在那裏了。那銅鑼子裏的水灑了一台階子。那鑼子唏唧花唧一陣亂響便滾下台階去了。（第六回）

這種描寫法，雖然不合事實，却很有談話趣味；這種談話趣味乃是北方說書才說的一種特別風味。

「七俠五義」也沒有什麼思想見地。他是學「水滸」的；但水滸對子

強盜，對於官吏，都有一種大膽的見解；「七俠五義」也很賞官，也與盜盜，——這是北中國人的自然感想，但只希望有請官出來用「御劍三刀」和「杏花雨」的苛刑來除掉那些賊官污吏。——只希望有俠義的英雄出來，個個投在清官門下做四品護衛或五品護衛，幫着國家除暴安良。這是這些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的共同見解。但「七俠五義」描寫人物的技術却是不壞；雖比不上「水滸傳」，却也很有點個性的描寫。他寫白玉堂的氣小，蔣平的聰明，歐陽春的鎮靜，智化的精細，艾虎的活潑，都很有個性的區別。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四回寫白玉堂結交幽窗敏一節，又痛快，又滑稽，是書中很精采的文字。書中也有很感慨的話，如第八十回寫智化假裝逃荒的，混入皇城作工的第二天：

按名點進，到了御河，大家按號兒做活。智爺拿了一把鐵鍬撮的比人多，擲的比人遠，而且又快，傍邊做活的道：「王第二的，你這活計不是怎麼做。」智爺道：「怎麼？」旁邊人道：「俗語說的，「皇上家的工，慢慢兒的踏。」你要這麼做，還怕吃的長嗎？」智爺道：「做的慢了，他

：「既是這樣，俺就慢慢的。」

這種好文章，可惜不多見；不然，「七俠五義」真成了第一流的小說了。

「小五義」與「續小五義」有許多不通的處目，中間又有許多不通的詩，大不如「七俠五義」。究竟這種幼稚的本子是石玉崑的原本呢？，或者，那乾淨的「七俠五義」大體代表石玉崑的原本，而我舉着「以下是有託的呢？那就不容易決定了。「小五義」以下精采甚少，可有一個徐良，寫的還有趣。我們不舉例了。

南方的諷刺小說都是學「儒林外史」的。「儒林外史」初刻于乾隆時，後來雖有翻刻本，但太平天國亂後，這部書的傳本漸漸少了。亂平以後，蘇州有活字本；「申報」的初年有鉛字擺本。附有金和的跋語，及天目山樵評論。自此以後，「儒林外史」的通行遂多了。但這部書是一種諷刺小說，頗帶一點寫實主義的技術，既沒有神怪的話，又很少英雄兒女的語，況且書裏的人物又都是「儒林」中人，談的什麼「舉業」「選政」，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。因此，第一流小說之中，「儒林外史」的流行最不成，但這部書在文人社會裏的壓力可不少！一來呢，這是玉和創始

，可以作批評社會的一種絕好工具。二來呢，「儒林外史」用的語言是長江流域的官語，最普遍，最適用。三來呢，「儒林外史」沒有布局，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連綴起來的；拆開來，每段自成一篇；鬥攏來，可長可無窮。這個體裁最容易學，又最方便。因此，這種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小說體裁成了近代諷刺小說的普通法式。

我們先說李伯元（常州人，事蹟未詳），他的「官場現形記」。這部書先後共出了六十卷，全是無數不連貫的短篇紀事連綴起來的。全書的體例與方法，最近「儒林外史」。「儒林外史」罵的是儒生，「官場現形記」罵的是官場；「儒林外史」裏還有幾個好人，「官場現形記」裏簡直沒有一個好官。著者自己說，他那部書是一部做官教科書：

前半部是專門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，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，後半部方是教訓他做官的法子。如今把後半部燒了，只賸得前半部光有這前半部，不像本教科書，倒像部「封神榜」「西遊記」，妖魔鬼怪一齊都有。（

第六十卷）

先方才有這一部。窮形盡相的「大清官國活動寫真」出現，替中國制度史留下無數絕好的材料。這部書的初集有光緒癸卯年（一九〇三）茂苑惜秋生的序，痛論官的制度：

……選舉之法與則登進之途雜，士廢其讀，農廢其耕，工廢其技，商廢其業，皆注意於官之一。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。天下愛之至深者，謀之必善，慕之至切者，求之必工。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，有夤緣奔競者，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。限資之例，始于漢代。……漕關捐納之先路，導輪助之濫觴。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者，直是欺人之談。……乃至行博奕之道，擲爲孤注；操敗讎之行，居爲奇貨。其情可想，其理可推矣。沿至于今，變本加厲；因年飢饉早乾水溢，皆得搜救助之例，邀獎勵之恩。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，不至充塞宇宙不止！……

……官者，輔天子則不足，壓百姓則有餘。……有語其後者，刑罰出之；有諂其旁者，拘繫隨之。……於是官之氣愈張，官之儀愈烈。羊狼狼貪之技，他人所不忍出者，而官出之；蠅營狗苟之行，他人所不屑爲者，而官爲之。……國弱而官強，國貧而官富；孝弟忠信之舊，敗于官之身；禮義

廉恥之遺，壞于官之手。而官之所以爲人詬病，爲人輕視者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！……

「官場現形記」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覺官是世間最可惡又最下賄的東西，如卷四寫黃道台的門房戴升鼻子裏哼的冷笑一聲說：

「等着罷，我是早把鋪蓋捲好等着的了。想想做官的人也真是作孽。你瞧他升了官，一個樣子；今兒卷掉官，又是一個樣子。不比我們常家人的，辭了東家，還有西家一樣吃他媽的飯。做官的可只有一個皇帝，逃不到那裏去的！」

又如卷八陶子堯對着堂子裏的娘姨說他的官運，他說：

「我們做官的人，說不定今天在這裏，明天就在那裏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。」

新嫂嫂說：

「難末大人做官格身體，搭子『討人身體』差無多哉，……堂子裏格小姐……要撥勒人家，或者是押帳，有仔管頭，自家做勿動主，才叫做『討人身體』格。耐處做官人，自家做勿動主，阿是一樣格？」

脚子道：

你這人真是瞎來來！我們的官是拿銀子捐來的，又不是賣身同你們堂子裏一個買進一個出，真正天懸地隔。

不過這個陸別實在很仔細。卷十四寫江山船上的一個妓女謝珠對周老爺說：

我十五歲上跟着我娘到過上海一遊，人家都教我清倌人，我肚裏好笑。我想我們的清倌人也同你們老爺們一樣。去年八月裏，江山縣錢太老爺在江上買了我們的船，同了太太去上任。聽說這錢太老爺在杭州等缺，等了二十幾年，磨磨的了不得，連什麼都當了。好容易才熬到去上任。他一共一個太太，兩個少爺，九個小姐；太太爺已經三十多歲，還沒有娶媳婦。從杭州動身的時候，一家四的行李不上五擔，箱子都很輕的。到了今年八月裏，預先寫信叫我們的船上來接他回杭州。等到上船那一天，紅皮衣箱一多就多了五十幾隻，別的還不算。上任的時候太太戴的鍍金簪子，等到走！連那以少爺的奶媽書一個個都是金耳墜了！錢太老爺走的那一天，還有太太送了幾對苗鹿鹿鹿，大家一齊說老爺是精官，不要錢，所以人家

總肯透他這些東西。我肚皮裏好笑，老爺不要錢，這些箱子是那裏來的呀？……請得過我嗎，做官的人，得了錢，自己還要說是清官，同我們吃了這碗飯一定要說是清官人，豈不是一樣的嗎？

周老爺聽了他的話，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倒反朝着他笑；歇了半天，纔說得一句「你比方的不錯。」

李伯元除了官場現形記之外，還有一部「文明小史」，也是一種「歷史外史式」的諷刺小說。

吳沃堯，字跡人，是廣東南海的佛山人，故自稱「我佛山人」。當梁啟超在日本創辦「新小說」時，吳沃堯的「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」（以下省稱「怪現狀」）的第一部分就在新小說上發表。那個時候，光緒癸卯甲辰（一九〇三——四），大家已漸漸的承認小說的重要，故梁啟超辦了新小說雜誌，商務印書館也辦了一個「繡像小說雜誌」，不久又有「小說林」出現。文人創作小說也漸漸的多了。「怪現狀」、「文明小史」、「老殘遊記」、「孽海花」……都是這個時代出來的。怪現狀也是一部諷刺小說，內容也是批評家庭社會的黑幕。但吳沃堯曾經學過西洋小說的影響，

故不甘心做那沒有結構的雜湊小說。他的小說都有點布局，都有點組織。這是他勝過同時一班作家之處。「怪現狀」的體例還是散漫的，還含有無數短篇故事；但全書有個，「我」做主人，用這個「我」的事蹟做布局綱領，一切短篇故事都變成了「我」二十年中看見或聽見的怪現狀。即此一端，便與官場現形記「文明小史」不同了。

但「怪現狀」還是「儒林外史」的產兒；有許多故事還是勉強穿插進去的。後來吳沃堯做小說的技術進步了，他的「恨海」與「九命奇冤」便都成了有結構有布局的新體小說。「恨海」寫的是婚姻問題。一個廣東的京官陳戟臨有兩個兒子：大的伯和，聘定同居張家的女兒棣華，小的仲蕩，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兒娟娟。後來拳匪之亂，陳戟臨一家被殺；伯和因護送張氏母女出京，中途衝散；仲蕩逃難出京。伯和在路上發了一筆橫財，就狂嫖賭博，吃上了鴉片烟，後來淪落做了叫化子。張家把他認着，領回家養活；伯和不肯戒煙，負氣出門，仍病死在一個小煙館裏。棣華爲他守了多少年，落得這個下場；伯和死後，棣華就出家做尼姑去了。仲蕩到南方，訪尋王家，竟不知下落；他立志不娶，等候娟娟；後來在席上遇見娟

明，原來他已做了妓女了。這兩層悲劇的下場，在中國小說裏頗不尋常。不此而論，事頗簡單，描寫也不很用氣力，也不能算是聖德的小說。

「一九命奇冤」可算是中國近代的一部全整的小說。他用百餘年前所寫的一件大命案做布局，始終寫此一案，很有精采。書中也寫迷信，也寫官吏發財，也寫人結險，得這些東西都成了故事的有機部分，全不叫牠喧嚷，唯唯情調寫天始。諷刺小說的知處在於含蓄。太薄薄一書採罵人材料，不加組織，使人看多了覺其可厭。「一九命奇冤」便完全脫去了這些，他把諷刺的動機隱下去，做了回屬的材料；然而那些附屬的諷刺的材料在那個大情節之中，能使看的人覺得格外真實，格外動人。例如「官場現形記」卷四卷下寫一台的兄弟二荷包代替替缺，寫得何嘗不好？但是看書的人看過了只搜着了報紙的一段新聞一樣，覺得好笑，並不覺得動人。「一九命奇冤」第二十回寫黃知縣的太太和舅老爺收藥家的賄賂一節，一樣是滑稽的寫法，但在那八條人命的大案裏，這種得賄賂的事便覺得格外動人，格外可惡。

「一九命奇冤」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，這是無可疑的。明卷第一回便寫

凌家強盜攻打梁家，放火殺人。這一段事本應該在第十六回裏，著者却從第十六回直趕到第一回去，使我們先看了這件燒殺人命的大案，然後從頭敘述案子的前因後果。這種倒裝的敘述，一定是西洋小說的影響。但這還是小節；最大的影響是在布局的謹嚴與統一。中國的小說是從「演義」出來的。演義往往用史事做間架，這一朝代的專「演」完了，他的平話也收場了。「三國」「東周」一類的書是最嚴格的演義。後來作法進步了，不肯受史事的嚴格限制，故有杜撰的演義出現。「水滸」便是一例。但這一類的小說，也還是沒有布局的；可以插入一段打「大名府」，也可以插入一段「打青州」；可以添一段破「界牌關」，也可以添一段破「誅仙陣」；可以添一段「捉花蝴蝶」，也可以再添一段捉「白菊花」，……割去了，仍可成書；拉長了，可至無窮。這是演義體的結構上的缺乏。「儒林外史」雖開一稱新體，但仍沒有結構的；從山東汶上縣說到南京，從夏總甲說到了言志；說到杜慎卿，已忘了婁公子；說到鳳四老爹，已忘了張鐵臂了。後來這一派的小說，也沒有一部有結構布置的。所以這五十年的小說裏，差不多都是沒有布局的。內中比較出色的，如「金瓶梅」，如「紅

「梅蘭芳」，雖然第一家的歷史僅佈局，不致十分散漫，但結構仍還是很鬆的；今年偷一個潘五兒，明年偷一個王六兒；這裏用「阿壽臣」詩社，那裏用「一個秋海棠詩社，今回老太太做生日，下回薛姑娘做生日，……」等等來過去，實在有點討厭。「怪現狀」想用「紅樓夢」的間架來支配「官場現形記」的材料，故那做主人「我」跑來跑去，到南京就見着聽着南京的許多故事，到上海便見着聽着上海的許多故事，到廣東更見着聽着廣東的許多故事，其實這都是放鬆的組織，很勉強的支配，很不自然的布局。「九命奇冤」更不同了。他用中國風刺小說的技術來寫家庭與官場，用中國北方強盜小說的技術來寫強盜與強盜的軍師，但他又用西洋偵探小說的布局來做一個總結。繁一一概削盡，技術一齊掃光，只剩這一樞大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個中心題目，有了這個統一的結構，又沒有適當的穿插，故看的人的興趣自然能自始至終不致厭倦。故「九命奇冤」在技術一方面要算最完備的一部小說了。

和吳沃堯李伯元同時的，還有一個劉鷄，字鐵雲，丹徒人，也是一個

州隴河工，又曾在山東巡撫張曜的幕府裏，作了治河七策。後來山東巡撫福潤保薦他「奇才」，以知府用。他住北京兩年，上書請築津鎮鐵路，不成；又爲山西巡撫與英國人訂約開採山西的鐵。當時人都叫他做「漢奸」，因爲他同外國人往來，能得他們的信用。後來拳匪之亂（一九〇〇）聯軍佔據北京，京城居民缺乏糧食，很多餓死的；他就帶了錢進京，想設法賑濟；那俄國兵佔住太倉，太倉多米而歐洲人不吃米；他同俄國人商量，用賤價把太倉的米都糶出來，用賤價糶給北京的居民，救了無數的人。後數年，有大臣參他「私售倉粟」，把他充軍到新疆，後來他就死在新疆。二十多年前，河南彰德府附近發見了許多有古文字的龜甲獸骨，劉鶚是研究這類文字最早的一個人，曾印有「鐵雲藏龜」一書。（上記劉鶚的事蹟，全根據羅振玉的「五十日夢痕錄」。我因爲外面知道他的人很不多，故摘抄大概于此）。

劉鶚著的「老殘遊記」，與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同時在繡像小說上發表。繡像書的主人老殘，姓鐵，名英，是他自己的託名。書中寫的风景經歷，即也都是著者自傳的性質。書中的莊撫台即是張曜，玉賢即是繡賢；論治河

的一段也與羅振玉作的傳相符。書中寫申子平在山中遇着黃龍子瑛姑一段，荒誕可笑，錢玄同說他是一「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的見解，」真是不錯。書末把賈家冤死的十三人都從棺材裏救活回來，也是無謂之至。但除了這兩點之外，這部書確是一部很好的小說。他寫玉賢的虐政，寫剛弼的剛愎自用，都是很深刻的；大概他的官場經驗深，故與李伯元吳沃堯等全是雜傳聞的，自然大不相同了。他寫娼妓的問題，能指出這是一個生計的問題，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，這種眼光也就很可佩服了。他寫史觀察（上海施善昌）治河的結果，用極具體的寫法，使人知道誤信古書的大害。（第十三回至十四回。）這是他生平一件最關心的事，故他寫的這樣真切。

但老殘遊記的最大長處在於描寫的技術。第二回寫白妞說大鼓書的一段，讀的人大概沒有不愛的。我們引一小段作例：

王小玉……唱了幾句書兒，聲音初不甚响；……唱了數十句之後，漸漸的越唱越高；忽然拔了一個尖兒，像一線網絲拋入天際，聽的人不禁暗暗叫絕。那知他于那極高的地方，尙能迴環轉折；……轉之後，又高一層；……接連有三四疊，節節高起。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像；初看傲來

；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。愈翻愈險，愈險愈奇。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，陡然一落，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，頃刻之間，周匝數遍。……這一段雖是很好，但還用了許多俚喻？算不得最高的描寫工夫。第十齣老殘在齊河縣看黃河裏打冰一大段，寫的更爲出色。最好的是看打冰那天的晚上，老殘到堤上閑步：

抬起頭來，看那南面山上一條白光，映着月色，分外好看。一層一層的山嶽，却分辨不清；又有幾片白雲在那裏面，所以分不出是雲是山。及至定睛看去，方才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。雖然雲是白的，山也是白的，雲有亮光，山也有亮光；只爲月在雲上，雲在月下，所以雲的亮光從背後邊過來；那山却不然，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，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，所以光是兩樣了。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。那山望遠去，越望越遠，天也是白的，山也是白的，雲也是白的，就分辨不出來了。

原有白話的文章裏能產生這種絕妙的「白描」美文來。

東洋的通俗文學五十年傳白話小說。民國成立時，南方幾位小說家都已死，小說界忽然又寂寞起來。這時代的小說只有李涵秋的一「廣陵潮」還可讀。沈從文的體裁仍舊是那沒有結構的「儒林外史式」。至於民國五年出的「黑幕」小說，乃是這一類沒有結構的諷刺小說的最下作品，更不值得討論。北京平話小說近年也沒有作品比得「兒女英雄傳」或「七俠五義」的。

## 談下等小說

這個題目，第一句話要聲明在前的，便是「下等小說」四個字，並不是個確當的名詞。因為下等二字，只有兩種說法：第一種是說小說的本身是下等，第二種是說看這項小話的是下等人。若要定第一說為界說，便要問一問中國原有的小說，那幾種是上等？那幾種是中下等？這上等與中等，中等與下等的界限，究竟在什麼地方？這一個問題，目下既無從回答；而據我研究所得，凡普通人所稱下等小說中的材料，亦儘有遠勝於普通

若果定第二調爲界說，又當問一問上等人，中等人，下等人的界限何在？若就普通見解，以社會上所稱爲一體而人的一的爲上等人，則我在上海時，曾看見馬車裏坐了個貴婦人，手中捧了本下等小說觀看，車前坐了個車夫，手中也捧了本下等小說觀看；這貴婦人與車夫，豈不是上等下等的階級，顯然麼，何以所看的小說相同呢？若遇了那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的頑固黨，那便連最高等的小說，也要一筆抹殺，何況下等？若遇了關心於人類進化，社會心理的學者，連深山中蠻族的歌謠，荒島中原人的言語，森林中猴類的啼叫，也多要研究研究，萬無吐棄下等小說之理。如此說，這下等小說的名稱，究竟當作什麼解說呢？我說：「下等」二字，雖無的義可解，却可算得此項小說爲社會所唾棄，被社會所侮辱的一個憑據。這回我立憲後研究下等小說，向書店中投羅，書店中人都回說沒有，且面說上都說是一種很不起我的樣子，有一兩家，竟俟我出門之後，說了「若他也」這上等人「」一句話。——這就可見此項小說受人侮辱的實在情形了。

比類小說，雖然受人侮辱，其銷場之大，却非意料所及。據我所知：上海一處，專印此項小說的有兩家：茂記書莊，蔣春記書局。印此種小說

，而又兼印他書的有一家錦章圖書局。專賣此項小說的書攤，平均每兩條馬路，總有一處；再加上背了包袱，在小弄中叫賣的小販，總計起來，靠了這一牛其乞飯的，數目總在二百人左右，就上海的生活費用計算，每天非有六十元的餘利，決不能養活這二百人，而書價每本不過一銅元至五銅元。今定大洋二分爲每書之平均價，十分之五爲平均利率，則每天所賣的書，已在六千本以上。我輩把這個銷行率，同各大日報，各雜誌，各教科書的銷行比較比較，就可知下等小說在現在的社會上，所佔的勢力如何。

我這回搜集的下等小說，通共只有二百多種，且多是短篇的。（其中間有幾種長篇，如「吳漢三殺妻」「藥茶記」之類擬將來多集數種，另行研究；今所講者，均字數在五千人以下，而又不分回目之短篇小說。）這二百多種。決不能代表下等小說之全體；却在開首研究的時候，不妨先把個不完備打個底子，慢慢做到完備上去。

這等小說，從文體上分類，約有三種：

第一種是說白與唱句夾雜的，其唱句有三字句、四字句、五字句、七

加一二個以至五六個之襯字而成，或所加雖非襯字，而其句法之構造，與詞之高下，仍以七字句為本。又有一種三三四句法，與京戲唱調相似，亦皆歸入此類。如：頭等人，他修的、或佛成祖。二等人，他修的，南面登基——「胡迪遊地獄」。此種文體，均從彈詞中脫化出來，其支流有三：一，大鼓：唱句與音樂配合，（南方之灘簧，亦當歸此項，不過唱句較少）而說白較多耳。）二，寶卷：唱句不與音樂配合，而以唱木魚及「彌陀」聲為襯托者。三，唱本：個人自由唱誦，全無規則限制，一以字句之平仄叶合，及呼吸之長短，成為自然之音調者。

第二種是俚曲，或稱作小調，——下等小說出版家，稱他為「時調山歌」——字句完全與音樂配合，句法之長短無定；惟每有一曲調，即自成一格律，只可接譜填字，不能互相移用，其或曲短而詞長則以一曲疊唱至四次（如「四季相思」）五次（如「五更調」）十次（「十杯酒」「嘆十聲」之類）十二次（「十二月花名」「十二月想郎」之類）不等；亦有疊至十二次以上者，（如十八摸之類。）

中國詞曲，曲調隨着字句變換，所以同一曲牌，甲戲中所用，與乙戲

中所用，唱法決不相同；便同在一處之中，明明標着「滿腔」二字，腔調仍舊是各不相同的。（京調亦是如此，不過變換的部份，較詞曲略少耳。）今但曲中有此一調變聲，始終不變的方法，恰與西洋歌曲的通例相合。（今僅證明其方法相合，優劣之判別，是另一問題。）

第三種是近乎韻文的散文，亦可稱作近乎散文的韻文。因為這一類東西，格調與平常的語言極近，句法中却參了些韻文的氣息，并且也有的一部分打韻，也有的是完全打韻的。他與從俚詞中脫化出來的一種文體，有兩種不同之處：一，第一種文體，說白與唱句並用，略含戲劇性質；此種文體，有唱句而無說白，略含戲曲性質。二，第一種文體的唱句，有一種的規則與格律；此種文體，却全無限制，一以呼吸長短之自然為格律。例如：二，叫老飯，別瞎鬧，打期請樂與你請。別人我不知你家我知箇。……小煤分外嫩，說話帶着笑。見了你的少東家，迎風又賣俏……教的當家的，今年正上道。本是個老土包，實靠又難靠！——「十全請譜」

以上三種文體，大都是每一篇小說，只用一種；却也有了一篇中之，合

朱清揚亦……身雖出來朱常熱城裏考金李君甫，……一段，選用第三種文體。以下一則船中一段，悉入兩人對答，與第一種文體的設內相似；末後一段合唱山歌一段，又是第二種文體。

至於散文的白話小說，簡直是不可多得。我在二百多種之中，只看見「評演三序經」一種，雖然全無意義，却有幾段做得很滑稽。如：——

新羅國自伏羲至黃帝時，為南朝，都金陵地方。有一人，姓人，名之初，家世不能夠人所食，此六畜，俱與他人所制。竟弄得家無餘，難以度日。因與詳說下……人之初向蘇老泉借債事……自借六百載，至紂亡，尚未見面。蘇老泉一日在家，口而誦，心而唯，朝於斯，夕於斯；即命小廝大小或二人……人之初索費。……人之初今日曰南北，明日曰西東，總不合面，……（後來撞見了，人之初只是不還，大小戴曰：）——我二人回家，對我主人言說，告你著六官打你存治體，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萬，那時節看你還不還！」人之初曰：……說說你去告我，就把我……，雞刺股，披蒲履，削削簡，也是打然！……

爭的時候，忽有一老耆名若梁灝，八十二，……仰天大笑。『凡人放賬者，必先要窩囊貶，別善惡，考世系，知終始，纔今你家將賬放錯了，我眼見人之初，不但騙你一人，又不只一身騙人，就是他高曾祖、父而身，身而子，子而孫，自子孫，至玄曾，乃九族，俱都是騙債不還的！』

這篇小說，在文學上和社會觀察上，都沒有什麼價值；在下等小說中，却是篇別體的滑稽小說。何以叫他別體呢？因為在二百多種之中，散文的只有這篇，其餘多是韻文，可見韻文在下等小說中，早就有了包括一切的勢力，這一篇所以能夠幸而獨存的原因，無非爲了他湊搭實在好笑，又是取材於人人所知的三字經；要是沒有這兩種原因，恐怕他早被韻文的潮流消沒滅汨了。

如等韻文的下等小說，雖然有許多是有一定的曲調，必須按着曲調，配着樂器唱去，方覺分外動聽，分外有精采；然如愛看等小說的，却未必個個懂得唱。往往有許多，買了本下等小說，不問他的體裁是大鼓、是小調，是灘簧、只是憑着自由的腔調，胡亂唱去；唱到聲韻叶合，句法整

得不好。」「這連得不好不好的評語便是人類最初的文學觀念，也便是韻文發達先於散文的一個憑據。要證明這句話，可再在他方面觀察。如——

一，唱了 *Forstic's Song* 便可叫小孩子睡着；小孩子未會說話，便會哩哩啦啦亂唱。

二，野蠻民族，未有文字，先有歌謠。

三，最古的書籍，多含有韻文性質。例如「老子」是幾乎完全有韻的。「莊子」「墨子」是於散文之中，參入無數韻文。又如「尚書」，西洋的「*伊尼德*」。埃及最古的小說，雖然都是散文，而其句法之構造，聲調之高下，仍與韻文無異。

四，中國的六藝，第一項是「禮」，第二項便是「樂」。外國各種宗教，都有與聖經並行的聖歌。這也是古人尊重韻文，把他看作最通塵俗，上通神明的一個憑據。古代的樂，多與韻文配合，並不獨立的曲調。這又可見韻文之發達，先於音樂；其所以要用音樂去配合韻文，無非為了尊重韻文的緣故。

不若照此說，我可以下兩個斷案：第一：要改良下等小說或要編輯優美的

下等小說以合於社會教育之所需要，當先從韻文入手。這因為目下愛看下等小說的人，還都以韻文為小說中唯一美素的緣故。第二：要做下等小說，雖不可不做韻文，却不必一定做與音樂配合的韻文。這因為韻文的美處，人人可以理會得，韻文與音樂配合的美處，却只有一部分人能知道。

下等小說中所用的材料，約可分為三類：——

第一類是雜湊無理的。

第二類是所本的。（經的、史的、小說的、戲曲的、時事的。）

第三類是平空結撰的。（社會的。）

第一類雜湊無理的，例如：——

趙匡胤千里送金娘。錢玉蓮抱石自投江。孫二娘夫妻開黑店。李存孝打虎奔山岡。周遇吉本是忠良將。吳三桂勾兵到遼陽。——「八字成文。

趙德孫李——李存孝。周吳鄭王——王彥章。馮陳褚衛——衛老將。

蔣沈韓楊——楊四郎——「百家姓列國古人名」

七支八搭。全無意義的東西，以及門自長七平時也……

不要看他聽他。然在下等社會裏，却有一部分人愛看愛聽的。（以村姑老嫗爲多。）問他是甚麼理由？他們說：「可藉此知道些古人，懂得些古今。」這要懂古今要知古人的觀念，便是人類最初所具的一點求學心。這一種雜湊無理的小說，便是迎合他們心理的通俗教科書。

人類初有求學觀念時，大都把「古」字看得極重，所以「今人」不必明，却不可不知「古人」。便是「古今」二字，文義上是「古」與「今」並列，實際上却把他當作「古」字的代名詞。（如鄉村小茶館說書，明明是說的古事，聽的人，却都說「我們去聽說古今。」）這種以古人古。事爲世間獨有之學問的觀念，也是人類知識未完備時所共有的。

還有幾種小說，雖然連綴成文，比前幾種有些意思，因其堆砌得無理，也當歸入第一類。列如：

言一回青青子衿少年郎，娶了個窈窕淑女俏紅粧。起初時宴爾新婚情投意，你看他不合晝夜效鸞凰。怎奈他父兄既而有是命，立逼着彼丈夫也入學堂。那書生自行束修犯學上，拋下個刑於寡妻守空房。這佳人不見狡童情欲斷，終日分袂有之哀吟寫着。「詩書巧合」……忍字忍，饒字饒。

聽我忍饒說一遍：「——當今萬歲也要忍，忍的是萬里江山坐的牢；鴛鴦野馬也要忍，忍的是金枝玉葉陪伴着；

——滿漢官員也要忍，忍的是官陞一品聲名高。——「一百忍」

第三類是有所本的，其來歷不外乎經、史、小說、時事、戲劇，在舊日這類東西，在下等小說中勢力極大，幾乎佔了全數的十分之五六，然而可取的却甚少。因為做下等小說的人，文筆多不十分高明。他們把經、史、戲劇，等演為小說，或將原有的散文小言文小說，演為韻文白話小說，一方面是為文筆所限，不能把原文的好處運出，一方面又要迎合讀者的心理，不得不自為更改，把下等小說借用的俗套加入，（竟有稱吳王夫差為「蘇州府」的！）所以往往絕好的材料，給他們一演譯，竟糟場得惡濁不堪。其中却也有幾種做得很好，如「雙玉照琴」裏，有一段描寫深秋的園心景，頗覺條理井然，用筆也秀麗可愛。——

這寶玉步出情紅花甬路，踽踽獨自踏芳塵。但只見落葉飄飄階砌下，海棠憔悴粉牆陰，芭蕉微展猶凝翠，菊蕊才開數朵金。又只見疏籬半透牖，

千枝萬葉料難齊。若尋舊處容花影，曲徑幽深步處疑。

乘晴興。來到了沁芳閣上更怡人。只見那鷓鴣聲夢中荷葉冷，蝴蝶影裏夢花深。鶯在柳梢間馴健翅，鹿從洞裏遊戲人；棲鳥偷將波影照，遊魚爭把落花吞。麝香金縷望見黃葉迷離蘅蕪院，白雲環繞稻香村。凹晶池館晴烟鎖，凸碧山莊  
晴光滿。信步行來迎面望，已到了蘼風橋外小朱門。

下文還有幾段形容聽琴，看他由遠而近，一步進一步，描寫得極有分

向才

內出見二人指點依依景，一派清音漸漸聞。寶子說：「樓後樓後誰家怨？」

妙玉說：「這清音清音何處音？」隱隱約約難尋覓，渺渺茫茫聽不真。莫不

隱隱約約鐘聲報時刻？——莫不是檻外竹敲斷續音？——莫不是鐵馬悠悠鳴

鑼索？——莫不是草蟲唧唧叫花陰？……隨着聲音頻側耳，分開疏柳細

柳神馬清音却在瀟湘館。呀！原來是瀟湘妃子理瑤琴。有時間急如簾下芭

蕉雨，有時間緩如天涯石岫雲。輕挑時依稀花落地，重勾際彷彿木樨林。

……這時節萬籟無聲人寂寂，越彈得數闌古調韻沈沈。高向枝頭驚鳥夢，

低從簾外醒花魂。慢將隱隱心中事，彈作淒淒絃上音。半响停絃息玉腕，

歌聲未盡曲低吟。低吟道不如此清幽，分秋景深，美人千里兮獨沈吟；與故

想考在何處？——

從前聽見胡適之先生說：「中國小說裏，用白話形容音樂的文章很少，只在老殘游記中見過一段。」現在我又發見了這一段，比較起來，文筆不在老殘游記之下，洪都百鍊生不能專美於前——亦許是「後」——了。還有「孔子去齊」與「子路追孔」，是兩段「論語」紀義，其文筆之滑稽，也決不在賈島西的「子華使於齊」，「齊人有一妻一妾」兩章大鼓詞之下。如：——

自古大道屬文宣。他把那天天下担子一擔肩。十八處力兵滾滾民遭難，愁的他早不睡來晚不眠。他說道：「花花世界誰是聖主？——聞聽說姜太公的子孫還好賢。」分付聲：「仲由與我套馬車，咱上那海岱維邦走一番。」那一日氣煖天長來的好快，到了那雞鳴鎮上打過早尖。齊景公除道遠迎預備公館，倒叫他君臣大夥兒犯了難。「待照着魯國款待季桓子，咱沒有人家那些便宜錢。待說是草草席地待過去，又怕他師父徒弟作笑談，咱這裏海參鱈魚是土產，還有那鱸鱖鱗刀蚶合盤。」商議着封他尼谿去爲令尹，齊景公說：「這個老兒兩排大，七下尋常日書中

「你這話正合我的六十三。俺如今晚上脫了鞋合襪，誰管保  
昨日穿不穿？」因又請由中神靈自叫他去，那有水磨工夫合他織！」老夫子聞  
此言是不能行道，叫徒弟收拾行李轉家園。……誰料想時來運轉官星現  
，到原籍就得了個中都邑宰官。不消一月升到了刑部大司寇，赫赫隆隆壞了  
生殺權。他開刀先殺了山奸賊少正卯，把一個季氏桓子氣炸了肝。……一封  
書暗暗的到青州府，嚇得那齊國君臣心胆寒。……快把那美女選上幾十對  
，請戲師打上三彩女兒班。……選了些淨走不順的桃花馬，鞍橋上馱着一  
班女嫖娟。出西門一直到了兗州府，喜得個季氏桓子跳鑽鑽。……暗地裏  
花巧言語奏一本，雲階開金鑾殿上做了梨園。君臣們一齊跌入迷魂陣，終  
日裏和幾個戲子老婆耍笑頑。老夫子見此光景要上本，無奈何朝門難設  
常關。好歹的捱了幾天也看木慣，他師徒少魂失魄奔了西南。……一路上  
觀不盡的瀟湘景，猝然相遇着個瘋子到車前。他那裏一邊走着一邊唱，唱  
的是雙鳳齊鳴天下傳。他說道：「虞舜已遭文王死，漢陽那那有韶樂共岐  
山！你從前棲遑道路且莫驚，至而今羽黨困倦也該知道。你看這郢中那有

替開廚，可不去尋個高厨把身安？你只想高叫一鳴天下曉，全不念那爐死能差舍比年！」他那裏口裏唱着伴當去，倒把個孔子聽的心痛酸。……若夫子走向前來待開口，他趕着提起腿來一溜煙。弄的沒滋味把車上，猶抬頭波浪滾滾在面前。師徒們勒馬停驂過不去，看了看兩個農夫在池裏耕田。吩咐聲：「仲由你去問一問，你問問那裏水淺好渡船？」仲夫子聞聲批這不意慢，邁開大步到近前。他說道：「我問老哥一條路，告訴俺那是道口那裏河？」長沮說：「專止坐的是那一位？」子路說：「孔老夫子天下無雙，長沮說：「莫不是家住兗州府？」子路回答：「然然然！」長沮說：「他創道天下十三省，教的那些門徒都是聖賢。」說罷竟將黃牛趕，你石地趕趕是噓噓緊加鞭。閃的個好頭子路瞪着眼，無奈何又向桀溺問一番。桀溺說：「你看你這像本地客，你把那家鄉姓氏對我言？」子路說：「家住泗水本姓仲。」桀溺說：「你是聖人門徒好打拳。」子路說：「你既知名可也知名，你何不快把道口指點點？」桀溺說：「夜短天長你發什麼躁！慢慢的對我從頭向你言：你不見魯河變田田變海，你不見魯天連水水連天

倒，你何不棄文去武學種田？白日裏家中吃飽現成飯，強於你在陳鐵的腿  
邊。夜晚間關門睡些安穩覺，強於你在匪嚇的心胆寒。這都是金玉良言  
將你勸，從不從由你自便與我何干。」說着回頭把地種，二農夫一個後來  
一個先。仲夫子從來未佔過沒體面，被兩個耕地農夫氣乍了肝。「若照我  
昔年那個猛浪性，定要踢頓腳來打頓拳。惱一惱是起他腿往河裏擦，定教  
那魚鼈蝦蟹得一頓飽餐！」

這都是孔子去齊一篇裏的。他全文很長，共有二百八十八句，三千多  
字，（「子路追孔一篇」，也有一百十六八句，二千多字）今從十分中節  
出二三分來看看，已覺滑稽百出，妙趣環生。把種種人物的神情態度，一  
個個形容得惟妙惟肖。外國宗教家，往往用淺顯有趣的文筆，把聖經中的  
事實和寓言，演為“Church Stories”或“Sunday School Stories”使知識  
淺薄或不能誦讀聖經的人，看了這項小說，便可明白經義。假使中國的經  
學家，在注經和考據今文古文之外，分出一部份精力來，演成幾部孔經通  
俗小說，他的效力，定比演講「聖諭廣訓」，發行「四書話解」，「四書  
今譯」，之類，大上百倍。

然而「雙玉鬪琴」，「孔子去齊」，「子路追孔」三篇，只能算第二類中特出的著作，決不能當作第二類的代表，因為除此三篇之外，幾乎沒一篇不是胡鬧，便仔細去研究，也找不出什麼道理來。好在我們對於小說的觀念，偏重於現在和將來的社會，已往的事實，不妨看輕一點。所以這一類小說中沒有好著作，似乎不必去研究改良的方法。

第三類是懸空結撰的，便是社會的下等小說。這一類小說，勢力之雄偉，雖然比不上第二類——大約只佔全數十分之三四——其在文學上，却可稱得下等小說的代表部分。因為今後的世界，無論狹義的貴族，廣義的貴族，都已有不可不消滅之勢。我們對於文學之眼光，也當然從紳士派的觀念，轉入平民派的觀念。

撇開文筆思想不說，單就描寫上着想，則第三類與下等小說所記的中下等社會狀況，竟有萬非紳士派的文人所能憑空摹擬得到的。如「十全譜」裏，有一段是「請買賣人」的，說道：

可嘆你爹媽，雖想財源茂，怕你不認得，張王與李趙。攻了幾年書，

止賬就不要。

又有一段是「請手藝人」的，說道：——

下等手藝人，張口就開誚。脾氣自來酸，放肆大壞道。出言不訓多，辟話說的妙。掌櫃心內煩，有點不愛要。回家娶媳婦，倒是一中好。過事同櫃來，心中長了草。正經事不多，扔下往家跑。不管忙不忙，回家不來了。掌櫃若無法，也就得算了。

你看買賣人，手藝人，人品多在中流以下，而且全用護嘲口吻去描寫，他能把各人的身分，一一寫得適如其量，半點不亂，半點不相混雜，這不是文學上絕大的本領麼？所以我要下一句斷語：凡要研究中下等社會的實況的，不可不研究這第三類的下等小說。

要評判下等小說的文筆，却很容易，只須三句話便可說了。

第一做下等小說的，大都沒有在文學上用功夫，所以描寫中下等社會的情狀，雖能維妙維肖，字句中却全沒有審美的工夫，文體的構造上也全不講究，往往一篇之中，開場甚好，到後來便胡說一番，鬧了不成話說。

第二，做下等小說的，大都是中下等社會人物，所以描寫中等以上的會，謬誤極多；往往起頭是說一個大家閨女，把他家風門戶，衣服裝飾說得非常高貴，到後來，那閨女與人家談話，便完全是村姑蕩婦的口吻。

第三，做下等小說的，雖然所描寫的是中下等社會，却時時要把上等社會的話說參雜進去，以自附於風雅；『煙花女子嘆』裏，明明說一個極窮極苦極無聊的下等妓女，却說他所睡的床是『牙牀』。

這都是就大體立論，有幾種做得很好的，當然是例外思想上之評判：

第一，捧皇帝的思想。這本來是中國人萬劫不滅的惡根性，在下等小說裏，更覺荒謬絕倫，幾乎紀述故事的小說，篇篇要把捧皇帝的話說開場：如『鐵冠圖』的開頭，是『洪武駕坐在南京，天下黎明得安甯』兩句。朱貫臣休妻的開場，是『漢高祖駕坐繡龍墩，一統華夷萬年春』兩句。『新修洋樓』的開場，是『大清坐殿萬萬年，風調雨順民得安』兩句。諸

第二，迷信鬼神的思想。迷信鬼神，本是中下等社會中最發達的一件事，所以迷信鬼神的小說，也就應運而生。凡是『寶卷』一類，大都含有迷信鬼神性質，可以不必細說。

第三，崇拜狀元的思想。中國人有了子弟，幾乎沒有一個不希望他中狀元，便在父母結婚時，伴娘已在旁邊說那『將來養個官官，高中狀元郎』的好話。所以下等小說，狀元毒也中得很深。如狄仁傑趕考，有個客店主婦來調戲他。他說：『你好好守寡，把兒子撫養長成了中狀元。』狄仁傑是本來不能中狀元的，有了這個陰功，居然自己中了狀元了。又如十八歲守寡，起頭詳說寡婦的苦況，後來說到他兒子中了狀元，娶了一個貴人的女兒做老婆作結。

第四，倫理思想。這裏面全無法規，（大都是死守着舊說，）惟有一『七朵花兒開』的第一節，尙覺差強人意。——

一錢呀，逼死呀女裙釵；前世不修四季花兒開，苦命落娘胎。哎哎呀

「苦命落娘胎。頂很呀，爹娘心太呀！受了金銀，金銀花兒開，賣奴到此  
哎哎呀！賣奴到此地來！」

第五，誨淫誨盜的思想。大概是北方產生的小說，偏於誨盜，往往把忠臣烈士也寫成了強盜的面目；南方產生的小說偏於誨淫，什麼「相思」「盼郎」的話說，幾乎滿目皆是，然亦僅僅描寫「相思」「盼郎」的情景，實寫如此如此的却很少。這可見下等小說的著作家，程度還比做「野史曝言」的夏敬渠高的多咧！

第六，憐憫妓女的思想。中國文人，大都把妓女看作玩物，決沒有爲了人格問題，專替妓女描寫苦況的。（偶有一二種小說，說什麼「妾本良家子，不幸墜落風塵，」亦只說了些皮毛話。）下等小說裏，却有幾篇切切實實，專替妓女叫苦的文章；如「七朵花兒開」，「妓女悲傷」「煙花女子」「嘆十聲」之類。

第七，厭世思想。下等小說中，也有幾種表示厭世思想的，如「夢中夢」（是聊齋「續黃梁」的演義，）「紫羅袍」（記張良功成身退事，）「

第八，革命思想。此類思想極少，大約是處於專制時代，不敢昌言的緣故。然而也有一處，流露於不知不覺，如「八字成文」裏說：「周遇吉本是忠良將，吳三桂勾兵到遼陽，」一個「本」字，和一個「勾」字，用得何等巧妙！

第九，促動婦女自殺的思想。這是下等小說中最惡劣的思想。每寫婦女受了些微辱或景况困難的時候，便說：「左思右想，不如尋個短見，反覺乾淨」那一套謬話。記得去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報告，說一年之內，界中自盡的婦女，共有二百七十五人，雖其原因不一，却決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受到下等小說促動的影響。

第十，滑稽思想。滑稽的下等小說，也頗有幾種，如「傻大哥趕集」，「新姑娘拜年」之類，然都是下等俏皮話，全無意識。

第十一，對於貧富不均的思想。下等小說在這一個問題上，並無根本觀念，然頗有幾篇譏嘲勢利人或富翁的文章，如十全譜譜「誦財主」一段。

## 談通俗小說

『通俗小說』就是英文中的「Popular Story」英文「Popular」二字，向來譯作『普通』，或譯作『通俗』，都不確當。因為他的原義是——

1. Suitable to common people easy to be comprehended,

2. Acceptable or pleasing to people in general.

若要譯得十分妥當，非譯作『合作普通人民的，為普通人民所喜悅所承受的，』不可。如此累贅麻煩，當然不能適用。現在借用『通俗』二字，是取其現成省事；他的界說，當用「popular」一字的界說；決不誤會其意，把『通俗小說』看作與『文言小說』對待之『白話小說』；——『通俗小說』常用白話撰述，是另一問題。

『通俗』二字既認明白了，就是知本文所討論的，是上中下三等社會共有的小說，並不是哲學家科學家交換思想意志的小說，更不是文人學士發牢騷賣本領的小說。若要在中國舊小說中舉幾個例出來：則『今古奇觀』，『七俠五義』，『三國演義』等，都是通俗小說；『燕山外史』，『花月痕』，『聊齋志異』等，都是『發牢騷賣本領』的小說，——此等小

在打其面，也不進一水滸」，一紅樓」，一西遊」諸書。然此是題外事，不必說他。

題中「教訓」二字，（本文原題是「通俗小說之積極教訓與消極教訓」——編者註）是說此項小說出版後，對於世道人心的影響如何。所謂「積極教訓」，便是紀述善事，描摹善人，使世人生羨慕心；「消極教訓」，便是紀述惡事，描摹惡人，使世人生痛恨心，革除心。這兩種教訓各有各的好處；第一種是合乎「見賢思齊」「當仁不讓」的道理；第二種也合乎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」的道理；粗粗一看，決難判別孰好孰壞。然就個人觀察所及，則以為——

1. 作通俗小說，與其用消極的教訓，不如用積極的教訓；
2. 如其不能，則與其謾罵，不如婉諷；與其從正面直寫其惡，不如從側面曲繪其惡；

3. 否則混善惡而一之，用談諧之筆，以促閱者自己之辨別與覺悟。  
要說這三句話，應先問一問做小說的人，對於所做的小說，是否擔負

責任。中國從前的的小說家，心目中本無責任二字，故不問誨淫誨盜，只須心中想得着，筆上寫得出，無不淋漓盡致的做到書上去。他們心中，亦未嘗不知淫盜之不當誨，故全書結束，必有一番因果報應的話：——說什麼某善人是陞官發財，妻妾榮封；某惡人是家破人亡，妻兒流散；——似乎要借此一筆，把全書事實，完全打消，其意若曰：我本來是要教諸位做好人的，諸位自己要做壞人，干我什麼事？

此等不負責任的『造孽家』，都已做了過去的某物；雖然遺留許多壞書在社會上，到將來良好的小說發達了，終有漸漸消滅的希望。至於當代的小說家，都已掛了『改良社會』，『啓發民智』，『輔助教育』的招牌了；究竟他們能否『貨真價實』，童叟無欺，『誠然是個疑問；我們『以君子之心度人』，却總該承認他們是名實相符的。萬一名實竟不相符，還當寬一步說：那是他們頭腦欠清，未曾摸着路頭，或路頭雖已摸着，却嫌能力不足，未能實事求是做去。若說現在的世界，竟還有不負責任，居心要製造惡人，壞處惡社會的小說家，我怕這話未免有些太『瞎話』了罷！

我嘗說，在位間只有兩種人：一種是可憐的，一種是可恨的。爲什麼沒有可敬可愛的呢？因爲一個人有了可敬可愛的資格。便天然要墮入可憐的地位，換一句話說，這一個世界，在未達我們理想中的「標準文明時代」之前，永遠是個惡人欺侮善人的時代。做小說的把惡人描畫出來，其本意無非說「世界上有這一等人，諸位要好好防備，可不要落在地坑裏」，或是說「諸位請看，這等人做了壞事，到臨了終沒有好結果的，諸位可不該學他」；或是說「這等人太惡了，我現在揭穿了牠的黑幕，大家合力反抗罷」。這三種用意，都從「悲天憫人」的念頭中轉化出來；從正面看去，簡直半點毛病沒有；若從反面仔細推測，便有種種流弊：——

第一，人類人羣傲性，是最豐富的，辨別善惡性，也是人人都有的；惡人亦能辨別善惡。故照常理說來，把辨別善惡性加到羣傲性上面去，當然人人都不想做善人，人人都已做成了善人，然而情理與事實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，是什麼緣故呢？這就叫做「理不勝欲」。譬如一部「聊齋志異」把狐鬼兩物，可算形容得觸目驚心，令人不寒而慄了；然而我在十五六歲情竇初開的時候看了他，心中明知狐鬼之可怕，却存了個怪想，以

爲照蒲留仙說，天下狐鬼，多至不可勝紀，且都是鑿鑿有據的，爲什麼我家屋子裏，不也走出幾個仙狐黠鬼來同我頑頑呢！這雖然是極可笑的孩子思想，却由此類推，我可斷定看「官場現形記」的，看的時候雖覺書中人卑鄙無恥，到了身入官場的時候，就不知不覺的要做起書中人來；那看「儒林外史」的，看的時候雖替書中人一陣陣的肉麻，一把把的捏汗，到了地位相同的時候，也就不知不覺的如法泡製，做起假名士來。照此說，不是做消極小說的人，沒有在反動一方面收到什麼功效，反實施了一番做惡人的直觀教育麼？

第二，人類的神經，只能施以適當之刺激，不能施之過分之刺激；若刺激過了分，則神經漸趨衰鈍，終至於麻木不仁而後已。故外國戲館中，每遇謀殺決鬥戰爭諸事，往往不在戲臺上直演其慘狀，只在談話中用悲側的神情表白出來——即病死之情狀，亦鮮有明演者；——又國家對於罪犯，非至萬不得已不判死刑，即使判了，亦都在隱僻之處執行；甚至災害時疾及一切慘怖事實，不能在貴客及婦女之前談論這些事，粗看了似乎無甚道理，仔細想去，當見其用意極深。中國却不然，種種奸淫慘殺之事盡可

在大庭廣衆之中高談闊論；官廳裏殺起人來，必守着「刑人於市，與衆共之」的古訓；戲子們更荒謬，「三更三點的見鬼」，「午時三刻的殺人」，幾乎無日不有；若演「九更天」裏的「滾釘板」，「羅通掃北」裏的「盤腸大戰」，大香山裏「刀山地獄」，「蝴蝶夢」裏的「大劈棺」，——這是關於慘殺一方面的。其關淫穢一方面的如「送銀燈」「寄柬」「拾玉鐲」等，每有種種肉麻動作，亦可作如是觀。演的人固然是興會淋漓，看的人也覺得分外津津有味。從前我在上海，請一位美國朋友看了一次中國戲，那朋友說道：「貴國的戲，若叫敵國女人看了，可嚇得他們一禮拜睡不着。」試問外國人看了要睡不着的，中國人看了反覺津津有味，中國人的神經，已到了那一等地步？近來在「研堂見聞雜記」裏，看見一段故事，說「清初李森先巡按江南，捕優人王子玠，與奸僧三進和尚，相對枷死。子玠善演紅娘，以僧對之，宛然法聰。人見之者，無不絕倒！」試問人家到了將死的地步，中國人全無惻隱之心，反要大開頑笑，此種「忍心害理」的思想，是人類應有的不是？所以我常說，人類的神經，自有上天所賦的一點「真實感覺到」；有此一點「真實感覺性」，加以適當之刺激，人人

可以做得聖賢，成得佛；猶如人人舌頭上，都有辨別五味的能力，不必加以矯揉造作，即能自成其爲「知味者」。若神經上多受了過分的刺激，他那現象，便如專吃腥燥油膩的野蠻人類一般，對於通常滋味，反不能辨別；久而久之，自能成爲「習於世故」，「慙不畏死」，「哀樂無動於中」的「老奸巨猾」了。

第三、做消遣小說，大概不外乎兩種方法；一種是直寫實事，或在實事之外略加點染的；一種是憑空結撰，完全是著作家杜造出來的——第一種如「某某現形記」及新近出版的「某某黑幕」等；第二種如英人 D. C. Doyle 所作各種偵探小說，及 William Le Queux 所作 *Fifty Thirteen* 和 *Civilisations of a Lady's Men* 等。這兩種的貽害社會，比幾種有名的海盜海盜小說，還有利害百倍。何以故？因爲海盜的小說，即使大聲疾呼，滿紙寫了「淫」字，遇到「無可與淫」，或意雖欲淫，而沒有一「潘驢鄧小開」，那種資格的人，還只是淫不起來；那海盜小說，即使寫得荒謬到極處，滿紙都是刀光血影，遇到「不必爲盜」，或「雖欲爲盜，而沒有做強盜的經濟魄力」的人，還只是敢不爲盜。如此說，海盜海盜——

「高冷兒」決不準全世界都變作「男盜女娼」的。至於前文所述的一現形記「與「黑幕」，却大有普及一切的魔力。因為這一派書，所紀既屬實事，故處處與現代社會吻合，摹做起來很容易；而且範圍極廣，非但不像盜竊兩事之受社會裁制，竟有許多是國法之所不禁的。故看書的人，一到「心中所欲」或「地位所需」的時候，便可採集衆長，實行摹做。書中事實，本來是一二惡人，費了許多心思才能發明，且未必肯輕易告人的；自從這 *Cyclopaedia of Crime* 出了世，竟變做了全世界的公器了。偵探小說的用意，自以促進警界的偵探知識；就本義說，這等著作家的思想，雖然說到極處，却未能算得壞了良心；無如偵探小說要做得好，必須探法神奇，要探法神奇必須先想出很奇妙的犯罪方法。這種奇妙的犯罪方法——作奸犯科的兇徒們，便多了個「義務顧問」警界的偵探知識，却斷斷不會從書中的奇妙探法上，得到什麼進步；——因為犯罪是由明入暗，方法巧妙了，隨處可以用；探案是由暗求明，甲處的妙法，用在乙處，決不能針鋒相對。從前有位朋友向我說：「上海的暗殺案，愈出愈奇，都是外國偵探小說輸入中國以後的影響。」我當時頗不以此言為然，現在想想，却

不無一二分是處。至於 W. L. Quek 的小說，急覺荒謬，簡直是個「罪惡叫賣店」的主人，吊高了嗓子叫道：「諸位要犯罪麼？要殺人麼？要是沒有好方法，本主人廉價教授，只須花六個辦士買本教科書看看就可以了！」這種書，價值遠出於「現形記」「黑幕」之下，文筆也蕪陋異常；然而英美兩國一般無知識的新聞記者和雜誌主任，也居然稱他為「文豪」咧！

以上都是就理論上說話，若就做法上說，則做積極小說簡直比做消極小說難了百倍；所以往往有頭腦極清，明知消極小說之有流弊，動起筆來，却不知不覺的寫到消極一條路上去；這因為——

一，我們眼光中所看見的社會，好人少，壞人多；要寫好人，簡直找不到個影子；要寫壞人，却觸目皆是。

二，好人是不能單獨做的，必須有壞人襯托，把壞人寫得愈壞，方見好人之愈好。然而寫壞人易，寫好人難；即如寫個美人，便把「洛神賦」上的詞頭兒全都搬在紙上，亦覺不甚出色；要寫個醜婦，却一動筆，便可引得讀者哈哈大笑。

三，人言可畏，是善談人短，惡說人長的，譬如三五個朋友聚在「

蓬天，若說某甲如何如何好，不上三五句話就說完了。若談某乙如何如何壞，必有某丙某丁刺刺不休的背出他的歷史來。又如寫信，要恭維人家幾聲，便抄遍了什麼「尺牘大全」，自己終覺得有些肉麻可笑；若要寫封罵人的絕交書，保管文思泉湧，洋洋千百言，不難一揮而就。

四，寫好人的文章，已為千百年來一般「諛墓文豪」做盡；我們再去做他，儘管面子上掛了「小說」的招牌；看的人還要當他是什麼哀啓，祭文，家傳，神道碑，墓志銘例！

五，專做好人的正面文章，在中文則容易做成「太上寶筏圖」說，「陰騭文圖說」；說在西文則容易做成 *Sunday School Stories* 把小說做成了這一等書，還有什麼文學上的價值沒有？

當初我看小說，不論中文西文，總看不見什麼良好的積極小說，心中頗以為怪；後來自己做了幾年，領略了些甘苦，才知道內中有這幾種原因。

照上文說，做積極小說雖非絕對的不可能，却已證明十分之八九是不容易做好的；要在這不容易之中找些方法出來，大約有五種：

第一種是化消極為積極。如陶淵明所做的「桃花源」記，完全是表  
承塵世思想的；若老陶要把月說的怪狀寫出，至少也總可做成十部八部的  
「現形記」或「黑幕」；然而他不說世界的黑暗，只說自然界的快樂，又  
輕描淡寫，把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，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，皆歎惋。」  
及「不足為外人道也」做語，將本意說出，這使他極有斟酌處。又如英  
人 Thackeray 所作的 *Robin Hood* 亦與老陶同一用意，後人把他看作  
*Adventure Story*，便錯了。

第二種是以積極襯托消極。如蘇格蘭 S. R. Crockett 所做的 *The*

*Sticket Minister* 說兄弟兩人，做兄的盡力種田，把家產變賣了培植兄弟

做了醫學博士，竟把老兄置之不問了。此種材料，若叫中國人來做小說，

必把乃弟描摹得不堪言狀，末了再加上個「人之無良，一至於此」的批語

：Crockett 却只寫乃兄的如何勞苦，身體如何衰弱，心地如何忠厚；其「

畫龍點睛」處，僅有「乃兄耕田疲乏時，引領遺囑，見乃弟騎駿馬，揮鞭

由陌陌間馳過」一語。又英人 Mrs. Risley's *Christ*

*and Dinah* 本來說一個不孝的女兒的；然而他不說女兒的如何不孝，却把

母親的如何哀怨，如何痛苦，如何奉記女兒，描摹得委宛動人，呼之欲出；  
母親對母弟有了如此好心，女兒竟不回來；是一篇文章，完全翻了個身，  
句句不罵之是，却句句罵在女兒身上了。此等反襯文筆，感人最深，又全  
無流弊，做通俗小說，最宜取法。

第三是以消極打消消極。如俄人 Leo Tolstoy 所作的 "How Much Land  
Does a Man Need" 是用滑稽筆法，——以反面的消極，打消正面的消極，  
——促動大地主的反省，正合代數學中「負與負乘，所得為正」的一句  
話。此種方法，當描摹正面的消極時，最宜自有分寸；否則「現形記」「  
黑幕」諸書，末段何嘗不有一番自己打消自己的話說呢。

第四是以積極打消消極。如英人 Charles Dickens 所作的 *A Christmas*  
*Carol* 頭段數頁是正面的消極，初入夢一小部分是反面的消極，後來一大部  
分，由消極趨於積極。

第五是消極積極循環打消。如吳稚暉先生所譯的法國劇本「鳴不平」  
，——或作「社會階級」，其原本余未之見，——是用「黃雀螳螂」的辦  
法，先把「公爵」、「銀行主人」、「書記」、「婢女」、「車夫」、「

黑奴」，「乞丐」，「狗」八種階級，正面反面，各各寫了個照，隨即各自打消。這種方法極好，然當變換文章結構，方可引人人勝，要是死守了這一種章法，便「味同嚼蠟」了。

做小說的方法，本來是千變萬化，不能拘執一格的；上面所說的五種，不過略舉其例罷了。

版出 國中

# 風 國

刊 月 半 出 暫

本刊主旨在

以活潑新穎姿

態及短小精悍之

文字以現代知

識及濃厚興趣供

給讀者，於三十

一年十一月創刊

，現擁有全國五

萬以上之讀者，

其價值可以想見

。零售每期三元

，訂閱半年卅三

元，郵費三元。

歡迎訂閱。

周百利雜誌第一輯之一

## 談 小 說

售價每冊

本埠加收郵費一成

著 者

胡適 劉復

發 行 者

中周出版社

印 刷 者

文化建設印務局

廠址：南岸敦厚上段  
二十六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

# 封底

43.25  
H327